



阳康中,还有点咳。病殃殃的我,写了几个小材料,处理些事务。晚上看书,浑身还有些酸痛,放下,上床。几个夜里盗汗,头大,发散,酸味,一捋头发,发根生疼,头和头发仿佛不是自己的。一小撮古稀的黑里夹白的头发,如在建的鸟窝,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唉,不能洗澡,总不能不理发吵,该打理打理,准备回家过年啰。

鸟窝在顶,还是装饰、遮挡一番吧。我正儿八经,帽子扣紧,围脖套实,口罩戴牢,像特务一样,在大街上巡查理发店。嘿,理发店里烟火气真浓,看了三家都很忙。到了第四家,学徒的朝门口喊:“进来坐会儿,马上轮到你。”

我坐下一看,八张转椅都是人,剪的、梳的、夹的、吹的、上药剂的、抱膜热蒸的、卷杠的、拆杠的……丰富多彩,琳琅满目。我再细看,在理的八位,在等的连我三位,计十一位顾客,就我男性。

不到十分钟,徒工给我围兜,让去洗头。洗头不到三分钟,小徒工偏头咳嗽不下十次。我这只老羊,遇到小羊了。洗好头上上了转椅,坐等片刻,胖师傅上手了。我对师傅说,不能理得太上,不能直奔中央,地方光光,还是地方、中央兼顾,让浅浅的头发护着这个小老头吧。

胖师傅也会说话:晓得晓得,一看,你就是机关老干部,不会给你剃出一圈青皮的。我答:谢谢!

我的家乡在高邮湖西原郭集镇(现在和其他乡镇合并成了新的送桥镇)。全镇四周被大堤环抱,三面环水,分别被高邮湖、邵伯湖、向阳河环绕,仅有西面与外界接壤。因为地势低洼,为了减少水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的父辈们每年冬季都要参加水利工程建设,人工开挖了许多的河道,这些河道大都东西、南北走向,它们相互连通,形成水系。为了解决河道两岸的交通出行问题,各种各样的桥就应运而生了。

我记忆中的第一座桥,是在老家大队部南面一条南北向的排灌河上,这条河叫新河,我们原大队又叫新河大队(现在被合并到盘塘村),究竟是哪个在先,我没有考证过。这个地方原本并没有桥,丁庄生产队的住户被分在了河的两岸,人们要想过河,只有依靠摆渡。我记得岸边一棵歪脖子桃树下正常停靠着一条小船,小船一头用绳子拴着,绳子另一头用一个铁环套在一条横跨河两岸的绳索上。平时船上是没有人的,有人要想过河,就站在摆渡码头上大声喊一声:“过河喽!”马上就会从村庄某户人家走来一个人,有时是男的,有时是女的,偶尔会是一个小孩,不管是谁,都能非常熟练地跳上船,待你上船站好后,就用手抓住系在两岸两棵大柳树上的绳索,拉着小船驶向对岸。像我们这些住在河东面的人要去供销社、粮站购物和卖粮,都要渡过这条并不太宽的河。后来不知是大队还是生产队发心在渡口位置建桥,这座桥就诞生了。

说是桥,其实并不是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浇筑或者石头砌成的桥,而是用若干根直径二三十公分粗的木棍搭建而成的简易桥梁。首先要分别在河的两岸和河道中间打下四组长七八米、比较粗大的木桩,两根一组,成八字形竖立在水中,在八字桩的顶端用一根六七十公分长、经过砍削而成扁平状的横梁把

与二弟换房的事,发生在1990年春。二弟要谈婚娶了,女方家长觉得两人很般配,家庭其它条件也不差,只是觉得二弟准备的婚房太老旧,如果就这样把姑娘嫁出去,面子有点过不去。于是,这门亲事便冷了下来。父母亲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但又心有余而力不足。二老曾全凭在生产队干工分,拿余粮钱,供我们三兄弟读书直至高中毕业,又为我们砌了三幢砖瓦房,全村人都羡慕煞了。如今父母亲都是花甲之人,腰已累弯了,再重新为二弟翻建新房谈何容易?就在这关乎二弟婚姻大事能否成功的时刻,家人和至亲都把目光聚焦在我 and 妻子的身上,因为我们结婚十几年来的汗水,已转换成了准备改造住房条件的砖块、木料和楼板等;我们的宅

理发

□ 陆忠场

师傅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那推剪的姿势、柔性、乖巧、进取度,恰到好处。我陶醉地闭上眼睛。

快理到三分之一,师傅的手机响了。他接完电话对我说,你稍等一会。我说:好。

刚才,胖师傅操作时,偶有几声咳嗽,比那小徒弟少些、轻些。我环顾四周,在这个闭门的空间里,弄不好真是一窝羊啊。

胖师傅还没来。我摸出手机,浏览起几个微信公众号。不知不觉,过去一刻钟左右。我问吧台:胖师傅还没来?就这么把我晾着,当真宰羊啊。

吧台的“监事”很负责,跑去向正在给人理发的大黄毛(可能是店老板)请示。

不一会儿,“监事”走来对我说:胖师傅的车停在路边,被别人的车蹭了,正在处理,一时不能来了,我马上安排给你理。“监事”还真管事。身着白羽绒服的女理发师笑着向我走来,轻柔地扶着我的肩膀说:对不起啊,我给你理,老板说了,免费。

这一连串说的和做的,把我的心情抚慰好了。

家乡的桥

□ 潘万宝

两根竖立的木桩连接固定好,再把用铅丝捆扎在一起的三根木棍担在两组横梁上,总共三组,这样桥就算建成了。连接小桥两端的路面很窄,特别是桥西端的道路,纯粹是田间逶迤小道,夏秋季麦稻成熟时,远远望去,走在那条小道上的行人,好像没有了腿,只见人的上半身在黄灿灿的麦稻波浪上滑行。

记得七八岁的时候,一天,我跟父亲去供销社准备买斤把肉回家过节,第一次踏上了此桥。父亲很轻松地走过去了,跟在后面的我看着被露珠沾湿的桥面和桥下湍急的河水,却犯了难。刚踏上四十公分宽、并不平坦的桥面,就感觉桥被水流冲击得有点晃动,吓得赶忙收回了脚。站在对岸的父亲要我大胆往前走,不要看河面。在父亲的再三鼓励下,我壮着胆子,颤颤巍巍地走上了桥面,好像每迈一步都感觉小腿肚有点抽筋,好不容易过了桥,额头上已被吓出一层细汗。

过了几年,就在那座桥的北侧,大队建了一座水泥桥。施工人员先用土在河道两端筑起间隔十几米两个坝,然后把坝里面的水抽干。施工人员在河的两岸向下挖出基坑,然后用从神居山拉来的石头垒砌成桥墩,在两个桥墩上放上一块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旧混凝土梁。混凝土梁长七八米,宽六七十公分,正面是平的,反面是凹槽。桥建成后,上面不但能走人,还有胆大的人骑自行车通过。到了八十年代,农村先后有了板车和手扶拖拉机,为了能从桥上过河,村里参照那块旧的混凝土梁复制浇筑了两块,吊装到旧梁两侧已经预留好的位置上,这样一座可以让手扶拖拉机通过的新桥就建成了。

换房

□ 王为江

基地无论盖什么式样的新房,都不影响四方邻居的采光。

一天中午,我与妻在家吃饭,娘舅上门来了,他开门见山地问:“你们家二弟谈亲的事,父母亲是否和你们商议了?”妻子接着话茬说:“我们俩正惦记着呢。父母亲一生本分,从来不做亏空的事,至于想为二弟翻建新房,让我们那窝让地、提供建筑材料,二老是不不会开这个口的。但是,我们俩都准备着,随时与二弟换房,让出我们的宅基地,建筑材料全给他用。”听妻子话音,一点都不吝啬,我也

“白羽绒服”的皮肤白皙,与外套成了绝配。她的技术不亚于先前的胖师傅,剃的动作像她的人一样,亲和、轻巧、温馨、雅致。从面镜里,看到她飘逸的头发,会笑的眼睛,红嫩的额头,微挺的黑口罩下,藏着多么美妙的鼻梁、会说话的小嘴啊。

我问“白羽绒服”:今天下午理发,怎么都是女顾客啊?她说:在“二十四夜”之前,做布匹、服装生意的老板、店员特别多,她们多数是外地人,做了头发,就回家过年啦。虽然头有点沉,我还是在想:女子真是爱美的天使啊,她们以新面貌新姿态,迎接疫情政策调整后的第一个新年新春新生活。

接着,我想问又不便问,你阳过了吗?生病是隐私啊。我还没发问,她倒先问起我来:您老长得多年轻、精神啊,属什么呢?我答属羊。她说,巧了,我也属羊,前几天刚阳过,小羊遇老羊,以羊制阳,大家喜洋洋。我答:对的。这倒霉的疫情,不能总是让人倒胃口,也该来些喜洋洋。

说着理着,接近尾声了。“白羽绒服”给我吹去发渣,问:要不要再洗洗头?我说:不了,回去洗个澡吧。她说:还是小心为好,洗的时间不要太长。我说:知道了,谢谢姑娘!

她为我摘下围兜,同时也抹下自己的黑口罩,笑着对我说:欢迎再来!

到了九十年代,就在第二座桥的旁边,由乡政府出资,专业施工队伍承建,一座长十五六米、中间一个大拱,两头各有一个小拱的混凝土大桥很快就建成,桥面宽度达到了六七米,可容纳两辆汽车在上面交会,桥的两侧各有一排水泥栏杆,用白漆一刷,就像白色的花岗岩似的。桥的两端,连接上了石子碾压成的道路。站在桥上,倚栏远眺,远处笔直的河面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细,河道上一座座形态各异的桥梁依次排开,水中的倒影与桥梁对接,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月亮”。

后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乡镇企业的兴办,各类车辆大量增多,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急需提档升级,省市拨付了大量专项资金到乡镇,家乡大大小小的生产河上各类简易桥梁被一一拆除,并建起了一座座形态各异的桥梁,它们连接了两岸,便捷了交通,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

2012年11月湖西人梦寐以求的高邮湖特大桥建成通车,该桥是江苏省最长的干线公路桥梁,总投资7.5亿元,全长8.443公里,双向四车道,宽达26米,设计时速100公里/小时。特大桥把家乡湖西与市区连在了一起,使得省道125过境湖西,彻底改变了家乡过去三面环水,经常是望城(高邮市区)兴叹的局面,实现了“接轨沿江、打通东西、融入宁镇扬、构建大交通”的目标。特大桥横跨碧波荡漾的高邮湖,穿越众多候鸟栖息的高邮湖湿地——新民滩,跨越满是各种首尾衔接的货运船队的京杭大运河。天、桥、水、滩、草、鸟、鱼、船、车、人,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和谐的画卷。

家乡的桥,幸福的桥。它从接通组与组,到连通村与村,再到贯通市区,通达各方。它让家乡的人、家乡的农副产品、家乡的工业产品走出湖西,走向世界。它助力乡村振兴,迎接八方来客。它见证着美丽乡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趁热打铁地说:“请舅舅放心,家有再大的事,会有长子长媳顶着。成全二弟婚事,为父母承担压力,是我们应该做的。”在我与舅舅说话的当口,妻子在翻看着日历,手指捺住日历其中一页,面向舅舅和我说:“既然二弟准岳父家提出合情合理的要求,我们就尽快地办。今天趁舅舅在这里,我们下午就去二弟房屋里收拾顺顺,明天农历二月初六,是个好日子,我们就把大床、锅灶等全部家当大搬迁。”

我们与二弟换房的事,经媒人传到了二弟准岳父家。他们家人半信半疑,次日特地来我们家探个虚实。当看到我们一大家子人欢天喜地在忙搬迁让房,二弟准岳父母高兴地对我父母说:“看到你儿子儿媳这样通情达理,我们两家亲事做定了!”

小年一大早,爸爸打电话告知,大姑去世了。大姑八十多岁了,住在农村养老院,唯一的儿子在上海打工。听说大姑在养老院一直咳嗽,养老院是私人开的,没有送她去医院,送她回家的路上就断了气。我打算去看看,爸爸说他已经托我堂哥去了,农村很冷,下雨,他们怕我不习惯,也怕我再被病毒感染。我思忖着,也罢,人都走了,活着的时候也没有给予更多关心,走了,还表什么孝心呢?

这个冬天,我也经历了人生非常艰难的一天。12月中,北京疫情最汹涌的时候,我感染新冠第三天,接到父亲略显急促的电话,妈妈又晕倒了。她今年3月第一次晕倒,后来送去协和急诊,血、超声、CT都没有查出什么,又让去门诊查个心脏超声,妈妈怎么也不肯再去,就此作罢,但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我看了一下妈妈,她已经苏醒,好像还不是很严重,现在医院去了就可能被感染,我担心她吃不消,就决定先不去。谁知第二天,她又重度眩晕,大汗淋漓,我摸不准情况,请教了一下协和血管专家朋友,朋友建议我还是去看看,以免脑梗,于是我紧张行动起来,戴好N95口罩,把妈妈送到医院。因为我是新冠患者,我第一次让妈妈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妈妈觉得很无助。我在急诊门外等了4个小时,真是漫长的等待啊,那时又恰逢北京最寒冷的天气。妈妈出来后,告知又抽了血,又拍了CT,急诊医生觉得总晕倒还是彻底查一下,于是又开了

应哥哥所邀,2002年我们兄妹俩在同一小区购买了房子,两家相隔大约百十来米。虽然在扬州有了自己的小家,但日子依然像从前一样,家里从未生火做饭,食堂还是开在哥哥家。

因为疫情,一晃好几个星期没有去扬州了,牵挂父母,惦念小女,可是休憩在家的我却不敢随便去。身边的人都“阳”了,尽管没出现状况,也许自己是无症状感染者,担心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病毒传播给父母。父母年岁大了,身体经不住病毒的折腾。这几日,感觉日子太平了许多,村里人很少有感染病毒的,而我和老公一直健康,于是去扬州。

晚餐时,母亲唠唠叨叨地告诉我,自从疫情放开,哥哥嫂嫂还有侄子、侄媳妇就不跟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担心会把外面的病毒传给他们。哥嫂还有孩子们每次进门、出门都仔细喷洒消毒液,现在女儿饭菜也是打包回家吃……从母亲的话语中能感受到非常时期哥嫂对父母身体健康的呵护与关爱。吃过晚饭我和老公习惯性地陪老爸打两圈麻将,与以往不一样的是我们俩全程佩戴口罩,打牌之前酒精擦手,确保安全。

在单位同事差不多都“阳”的情况下女儿依然健康,可是就在我抵达扬州的第一个夜晚,夜半感觉身旁女儿身上暖洋洋的,像个小暖炉。丫头该不会是“阳”了?心里默默期盼不是,待天亮,取温度计测量,两次测出的结果都

小年

□ 夏咏

门诊的核磁和脑电图。回到家,我就开始发低烧,整个人晕乎乎的很难受,医生说是受了风寒。第二天还得带妈妈来门诊做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专家朋友建议再去做颈动脉彩超,于是又托朋友加个号做了几个动脉的彩超。核磁结果出来后,朋友觉得左脑卵微出血,他把不准,建议挂国际医疗的神经内科,那里人少点,感染风险小点,于是我又紧急挂了最知名的神经内科专家号。医生看了我所有的检查资料,又开了动态心电图、核磁、经颅超声,不过医生凭他经验判断妈妈就是一般的晕厥,也就是没有器质性问题,但所有检查结果出来后,发现心电图17个早搏。我又怀着忐忑的心情请教最权威的阜外心血管专家朋友,他仔细地帮我看了看,觉得老太太情况还不错,没有大问题,就是小心别再摔倒了。我的心也安了许多,但新的担忧又随之而起,国际医疗人虽少,不过急诊门诊在一栋楼,妈妈去上动态心电图的护士室也是发热患者采血的地方。我预想妈妈这次大概率要被感染上了,于是加紧采购了5L制氧机、血氧夹,托朋友找进口药。小年这一天,药收到了。也很庆幸,距离最后一次去医院已经十天有余,妈妈至今没有被感染。

这个小年,大姑走了,无限悲凉。小年,敬我的大姑。

家

□ 黄桂英

一样——37.8。都说怕什么来什么!忐忑之时,哥哥发来短信提醒,尽量与女儿保持距离,父母年岁大了,现在医院人满为患,生病的多是老人……

确定女儿感染病毒了,于是发信息给哥嫂:女儿半夜发烧了,我们不过去吃早饭了。嫂子差不多是秒回信息,让我们别担心,生活上缺什么他们帮我们准备。嫂子把生活物资打包放在家门口,老公负责搬运,大包、小包一趟往家提,青菜、萝卜、大蒜、馄饨、饺子、汤圆儿,牛奶……吃的喝的塞满了冰箱。嫂子办事细致,连抗病毒需要的食材葱白、生姜、红枣、梨都准备了。

将就着吃过早餐开始整理物品,忙忙碌碌已近中午。还没想好中午做什么,哥哥来电话说午饭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饭菜放在保温箱里,拿回家还热乎乎的。女儿感染期间,侄子更是暖男一枚,做好吃的都忘不了给妹妹带一份,炒面、湖南牛肉汤,每次菜系都不一样。有时女儿睡下了,电话那头侄子信心满满地说:嬢嬢,告诉小雨,就是说哥哥做的,她肯定想吃。

我们不过去吃饭,爸妈也是牵肠挂肚的。每天他们打电话询问,青菜够不够?大蒜要不要?居家隔离的日子,深切感受家人的关爱,家与家之间,一碗汤距离,恰好!